



锦书谁寄

□童鸿杰

李海波
配图

每次装修过后，总是会整理旧物。旧物之中，决计不扔的除了书，还有一些往年的相册。

只是这一次，在相册中居然翻出了一本邮册。回忆起来，好像是二十多年前，在奉化参加服装节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的。

邮册的封面深蓝色，四个内页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泛黄了。内页的文字不多，陈述着宁波的历史悠久、经济繁荣、名士辈出、名胜众多。这些文字都用英文翻译过。

说是邮册，其实邮票也不多，四张河姆渡遗址、六张潘天寿国画、四张宁海红妆，还有四张四明山的兰花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十几张邮票面值都是不等的，8分，20分，30分，50分，100分，150分，还有一张230分。什么原因呢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倒是些陈年的往事，在记忆里被激活。

我在农村出生。那个时代的人，童年收集最多的是糖纸、火花、弹珠，还有香烟壳。邮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的，也记不清了。印象深的是转到乡里读书时，有个同学姓陈，因为有国外的亲戚，常常带来一些稀奇的东西。有一次给我看一个信封，白白的，右上角有一张邮票，盖着黑戳。那张邮票上有两只蝴蝶，翅膀的纹路清晰可见，还有几朵花，色彩鲜艳，让我惊叹了好几天。

第一次使用邮票是1989年。那个秋天，我去杭州求学。都是第一次离家，全班人急着写信的心情都一样。给父母写，给兄弟姐妹写，给自己的初中同学写。当然，也有给某些素不相识的笔友写。那时候的信封规格不一，很多都是自己做的，黄的白的，还有粉色的。我们学校有印刷厂，是供相关专业的人实习的。常常见印刷班的人，拿着崭新的牛皮纸，量好尺寸，用刀裁剪，然后画上六个空格，描上几个小字。看着那一个个崭新的信封，真是无比艳羨。

当时贴在信封上的是一枚浅蓝色的8分票，图案是“中国长城”。老师对我们说，这段长城就是著名的好汉坡。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这一句广告，让我们对北京的八达岭好一阵向往。除了长城邮票，我记得牢的还有一种4分票，名为“海南风光”，上面几棵椰树，特别招摇。贴上两张，一封家书也可以塞进邮筒了。

那时候不是本地的平信，至少一周才能收到。每到中午，我们都会拥到收发室前，等着门卫大爷拿出信件，在玻璃橱窗内一一陈列。这其中，也有被退回来的，信封左上角贴着一张小纸条，纸条上的某一方格，用蓝色的圆珠笔打着一个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到了，心里酸酸的。

1990年的寒假前，在舟山读师专的姐姐要来看我，提前好多天寄出的信没到，她人却已经到了。当时她从城南的火车站摸到城西的龙驹坞，不知道转了多少车，问了多少路。“89发行班童鸿杰，有人找”，听到广播室的喊叫，我急急跑出去。看到姐姐穿着红色的大衣，跺着脚等在寒风里，她的手里捧着一条为我编织的围巾。那个场景，至今想来还是无比温馨。

也是在那一年夏天，邮费涨到了20分。面值相符的“上海民居”取代了长城。那个邮票上有一个大大的门，还有好多个窗，看着像木质的楼房，又感觉用了石料。若干年后我去上海，发现那里好多房子都是这般构造。木结构加砖墙，外门用石条作框。对了，那种房子有个“石库门”的称号。

那时候的中专生，每月生活补贴是19元。邮资涨了以后，或许是心里不平衡，寄出的信就写得更长了。当然，收到的信件也是鼓鼓的、硬硬的，信纸都有好多张，每一张上的字都写得密密麻麻。那个年代的人，写信的能力真是不可限量。

1990年的秋天，我代表学校的珠算队，在杭州得了几次奖。慢慢的，就有点骄傲，结果参加全省比赛的选拔没选上。落选的人心情不好，给母亲的回信就写得很短，也很潦草。不知怎么的，母亲居然和父亲一起来探望。母亲当年是晕车的，绿皮火车也晕得不得了。在招待所见到母亲，她脸色苍白，身体缩成一团，一边捂着肚子，一边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。那一晚，母亲和

我长谈，父亲在一旁长吁短叹，让我的鼻子阵阵发酸。“我会努力的，你们放心吧。”不知道第二天，母亲晕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儿子的泪光和承诺。

邮资再次上调，应该是1996年。那时候，传呼机已经出现，公用电话也非常普遍，亲朋好友已经不太互通信件。不过临近新年，都会寄贺卡。印象深的是一种有奖明信片。上面印着温馨、和谐、幸福等几个字，还有三条横线，用来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。右上角的邮票是连同卡片印好的，图案就是新的一年生肖的样子。对了，卡片右边还用一条竖线划出了一点空间，备注上写着：请领奖的人，在这里把详细的个人信息填写。

1997年的春节，我和现在的妻子正在热恋，就买了很多有奖明信片，天天寄，天天写。那时候汪国真的诗歌很流行，我们一笔一画地誊写着：“赢得爱情”“热爱生命”，还有“改变的是我的情绪，并不是我的心”。有时候词不达意，我们在明信片的空白处还会涂鸦，今天画个爱心，明天描几双脚印，后天是一幢花园里的房子，月亮挂在窗边，星星躲在屋顶。

再后来，随着手机的不断更新，对邮票的关注越来越少了。能记得清的是在2012年单位搬迁新址，印了一批纪念封。上面印的邮票底色是金黄的，中间有一个圆圈，几朵艳丽的牡丹花挤在里面。那个邮票的面值是多少呢，我已经淡忘了。

人的过往，总会被不断涌现的事物模糊掉，就好像每次涨潮，那历历可数的沙粒转眼就混成一团，隐入大海的怀抱。

工作以后，曾经也集过几次邮票。拿起剪刀，沿着邮票的边角剪下一块信封，四四方方，再找一个水杯，轻轻地

泡上。过了一夜，把浸湿的邮票打捞出来。手指在背面滑过，能感觉到软润的胶，用纸把水分吸掉，再找本厚厚的书，小心翼翼地夹上。一封一封，一张一张，一日一日，一夜一夜，在外工作的人，以此打发时光，也记录时光。

那些邮票都去哪里了呢？流逝的岁月越来越多，通讯的渠道越来越广，谁还能记得那些曾经的宝藏，那些与糖纸、火花、弹珠，还有香烟壳一起同行的往昔。

我只知道，现在的我有一种写信的渴望，写什么，写给谁，都不重要。我只想要这份渴望，柔和这疾驰的岁月，疗愈这尘世的悲欢。